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三目錄

經學一

朱朝瑛

徐緘

陳明琯

嚴福孫

嚴衍

談允厚

張次仲

郁禾

王宏撰

邱鍾仁

郇坦

陸楣

朱鶴齡

陳啟源

蕭洪治

鄧可策

萬斯大

弟斯同

王爾膺

補錄

顧夢麟

王宏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經學一

朱朝瑛

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麻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瞭若觀火其時及門者徧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嘯落草至於易麻諸子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

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
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
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
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
來有臨歧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
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
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
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
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
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

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蘋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爽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

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海漳海嘗謂先生曰康流沈靜
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閒奧舍皆取其
宮中何必寔人之室乎自漳海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
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
又號壘庵海甯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皋父完初母查孺
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
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入口泊
然不見喜愠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
著壘庵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明萬厯
乙巳九月卒今康熙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

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葬
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
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縣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
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元子署中討論
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寄荏苒數年欲
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主媚有司變
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弔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
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注唐
疏宋語明義百年漳海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壘庵老人

入室弟子削筆洗研俗儒心死漳海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甯
此一綫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徐緘

予與徐君伯調先後出游者若干年丙午秋遇於撫州崇仁之東明寺君旣徙去爲予止三日臨別約曰爲我寄詩吾當寄以序越數月予離崇仁憶之寄以詩而君亦寄序從泰和來譽予過古人不敢當且中或過警軒冕中士念與之面諮一定其文而不可得也已酉秋予赴豫州而君以次年若月日卒於家正寢嗚呼哀哉君諱緘家山陰之木汀又家梅市初擅舉子文爲雲門五子之一旣以詩古文爭長海內海內人皆知君名方是時郡詩文自靖慶後沿趨不振而君力反之一歸於正君出游所至飾廚傳爭相爲歡四方請教日益輻輳而君以蹇傲未能委曲隨世氏昂且韋布

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忼慨以故人多媚之間有困者
宣城施少參君子儒也其詩文爲今人所推少參獨重君雖少參
所爲詩文不下於君而視君如不及嘗欲得君歡心凡君意所欲
且曲致之君每責以所不堪輒應雖微念少參軒冕士睨之而交
故久也自少參爲都官郎歷監司所至必迎君君亦竟往他人者
褻習之而少參重君無二色他人重君者雖多皆不及也君好鍊
沖舉餐氣啜液嘗自厭毛髮不潔作游仙詩以自喻及與金山人
游則盡得其呼噏旋轉之法蕭鍊師者長年人也從衡嶽來止梅
市君旣家梅市與證之大信嘗與君坐自喉鼻以下若海潮汐湏
洞有聲其骨節搖振珊珊然予在豫州得施少參書告君死次日

卽有人自山陰來者曰君將之長安神氣煩躁急歸而癰發於尻
創癢不切其氣絲絲然從尾間來谷神浮游亦旣愈而竅肉呀呬
精力潰敗竟死君初爲祁中丞公愛重使二子從學故邀君家梅
市至是中丞已殉國其兄孝廉弟司法猶在也與永訣曰讀書種
子絕矣君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尙書蔡傳詩集註春
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註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
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註葉氏前編續宋元
通鑑合國語韋注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
子會記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
弔祭祠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

二十葉閱三年訖功其勤如此然尤富聞見雖口吃不善辨而旁
通曲引歷歷穿貫叩之無不鳴與人語纖屑不略語過輒記憶每
見之行文以滋辨論然要歸於正往與常熟錢宗伯爲論文書宗
伯曰少爲舉子偕李長蘅公車見僕爲文嘆曰子他日者爲李王
輩流已矣僕曰李王而外有文章乎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
異而略指所以爲之心動近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
言與近代剽賊雇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朝勿漫視
宋景濂也於是始覃精研思學唐宋大家爲文以及金元元裕之
虞伯生諸家非敢矜拊以譁世也君覆書曰長者教思敢忘佩誦
但歷引長蘅若士之言以規撫秦漢爲俗學不如奉唐宋大家爲

質的則不然夫學無古今真與贗而已學史漢者正如孔廟奏古樂琴瑟祝歌僅得形模故難爲耳若夫學大家則古樂之遞變者也三百漢魏樂府而降如近世清商梨園等曲雖去古已遠其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愚故可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夫真能爲史漢者莫如大家然大家之文不類史漢真能爲大家者莫如先生然先生之文不類大家此無他真者內有餘故不求類贗者內不足故求類也若夫景濂熙甫之文鄉者亦嘗略觀之今因先生之言復從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覆覽觀竊以爲惟聖人之文能兼德行言語之盛下此卽國策史記詘於譚理濂洛關閩不善行墨今景

濂思起而兼之取理於程朱而揆詞於遷固憫然自以爲古之作
者莫己若也而不知其去古者正復坐此今其集具在凡文少理
蔽稍撫前古猶卓然可觀若明明言理則皆卑藹熟爛老生學究
振筆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
明矣遂欲縣此爲質的使後學咸宗焉緘不能無少惑也且夫長
蘅若士之言亦安足據也君詩十卷文六卷已刻名歲星堂集其
未刻者藏於家君與蕭山來蕃善蕃鄙軒冕每見輒引去君思以
抑之使重己故反激昂軒冕閒與蕃異子誼有文章比之孝穆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先生少負盛名祁忠敏公延之訓子所著經史傳注不下數百萬

言

右越風張維屏錄

卷之四

陳明琯

陳公明琯字君儒號念茲恭愍先生六世孫爲諸生介性清標壁
立萬仞好與人尙論千古每及忠臣義士則意氣激昂揚眉抵掌
至言及近今不平事則目瞪口噤填胸薄喉半晌不出聲耽嗜書
史朝夕科頭跣足坐臥一小齋劇心鉅腎研窮聖賢義蘊嘗疏注
五經沿流討源深造自得經歷春秋螢乾蠹老手自鈔謄蠅頭蠅
書篇帙積盈筐篋終未得付剞劂氏霑潤海內順康時時文猶襲
明弊俳儷剽竊剪紙花畫死水無裨性靈公深探洙泗濂洛之源
刊落時英典型先民以易學者耳目凡有經其指引者無不歸於
有成晚年兵火之餘衣帔綻裂兒女嘔飢積雪拒門炊煙斷絕以